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四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龔禔身

謄錄監生臣范廷驊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四十六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四

孫紹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鹿悆　張熠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也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為校書郎

稍遷給事中後為門下録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共修律令延昌中絡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政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

體何得而忽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畀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縣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沒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為命或投仗强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户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職人子弟隨逐浮游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

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强敵窺時邊黎伺隙内人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横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换情權不可恒隨汚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汚隆隨衆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

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竝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為體即帝王之身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乃是有為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大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復須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令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脩律非

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懐於悒正光初兼中書侍郎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踈脱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覧紹兄世元善彈箏早卒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為太府少卿曽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曽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曰此

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禄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歷賜爵新昌子後卒於右光禄大夫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宣子伯元襲爵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也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説太和十九年為主書帶制局監頗為孝文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為其聲價澄為雍州刺史啓普惠為府録事參軍尋

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内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内者不可遂除故斂之以日月況禮大練之日鼔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曽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

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
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
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
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不食食猶擇人
於馬射為或非宜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
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
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襲
釋而為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

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案射儀射者以禮樂為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事何用射為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府庫空虛宜待新調乞至九月備飾畫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宣矍相之命聲軒縣建雲鉦神人忻暢於斯時也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荅曰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

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普惠既為澄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還朝仍羽林監澄遭太妃憂臣僚為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為在生之稱故

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襚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令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後爲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尹丞宣武崩坐與甄楷等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曹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敕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

不降階為榮時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
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為所生祖母服期與三年詔羣
寮會議普惠議曰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為二國
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為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
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為
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母期父卒則皆得伸此大夫命
其妾子以為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為之三年況天子命
其子為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為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為

母練冠之與大功乎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為服期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為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己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

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𦬊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況廣陵北海論封君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遥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期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

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為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為命之為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為君母之黨服則為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為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為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王食一方得不以諸侯言之

敢據周禮輙同三年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荅鄭重三反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為通會聞胡家穿壙下墳有盤石乃密表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近樞剋惟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胡以功餘九錫褒假鸞

纛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竊謂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為太上恐乖繫敕之意易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尅吉定兆而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啟聖情伏願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則天

下幸甚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議其事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書崔亮竝同有難普惠竝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為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呵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蟲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

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
詔太后復遣元乂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
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
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惠被名傳詔馳驛騮馬
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泗普惠謂曰我
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
是唯唯曠官尸禄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
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

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才執此
公方来居諫職謇謇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
第當庭面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
魯門之析裁辔終使羣后逡廵庶寮拱嘿雖不見用於
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
此書每為口實普惠以天下人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
復徵綿麻恐人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
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欣戰交集仰惟髙祖廢大斗

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税綿八兩布上税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夫信行於上則億兆樂輸於下自茲已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稱重斗大草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

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孝明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澤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𢇁誠禋禋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

還復百宫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来之造權令停息但仍舊貫亦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尋别敕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剋日蝕豫敕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䟽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租調務輕賦税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絶世勲親之胄所宜收叙書奏孝明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

廷對移時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
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饑臨危壑
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
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
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
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
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
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繼絶意

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盖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沉淪幽壤緬焉弗收豈不是興滅繼絶之意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及任城王澄薨普惠倚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禫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啓為尚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澄覽啟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為約竝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

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極言其不可表奏不從魏子建為益州刺史有贓罪普惠被使驗之事遂得釋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時梁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請付楊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後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郡氐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絶詔普惠以本官為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

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事訖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究屈普惠上疏多所陳論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弊別郡異縣之人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綰攝有方奸盜不起人以為便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

為豫州啓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在州卒謚曰宣

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好文學有氣尚仕宋為員外郎領軍主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佐郎時獻文於仲冬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竝不納淹上接輿釋游論帝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

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孝文敕尚書李沖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沖奏遣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為疑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即吉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彪行人何容獨以衰服間衣冠之中我皇處

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
搖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
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為非也昭明相顧笑曰非孝者宣
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齎袴褶不可以弔幸
借緇衣帢以申國命今為魏朝所逼還南日必得罪本
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折中還南日應有高賞若無
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史
董狐自當直筆既而敕送衣帢給昭明等明旦引入皆

令文武盡哀後正佐郎其後齊遣其散騎常侍庾蓽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等来聘孝文敕淹接於外館宗慶語俺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為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為王者不拘小節豈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主歴事宋朝當應便爾欺奪宗慶庾蓽及從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掩目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王肅淹言我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之至鑾輿行幸

肅多扈從勅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人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度肅知淹寓青州乃笑謂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若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以聞孝文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為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帝戲

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叙之肅言臣於朝歌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大笑肅又言淹才詞宜應叙進帝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己達人正可顯臣之美帝曰卿為人所屈欲求屈己之名復於卿大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己申人此所謂陛下恵而不費遂酣笑而止賜淹龍廐上馬一疋并鞍勒究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帝以淹家貧勅給事力送至洛陽使與家累相隨及車駕濟

淮敕徵淹淹於路左請見曰敵不可小願聖明保萬全之策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帝優而容之帝幸徐州敕淹與閭龍駒專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泝流還洛軍次碻磝淹以黄河浚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帝敕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人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黄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此行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誠至而不得相納賜驊騮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主客令於

時宫殿初構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
啓求敕都水造浮航帝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受
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景明三年
出除平陽太守還朝病卒贈光州刺史謚曰定子霄字
景鸞好爲文詠坦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游相好
詩賦間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卒於書侍御史
范紹字始孫燉煌龍勒人也少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
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

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期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算生頗涉經史孝文選為門下通事令史遷錄事掌奏文案帝善之又為侍中李沖黄門崔光所知帝曽謂近臣曰崔光從容䒧紹之力後朝廷有南討計發河北數州田兵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為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紹觀其城隍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

奏聞俄而英敗後歷位并州刺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

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也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累遷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宣武謂曰楊子雲為黄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宣武頻詔桃符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宣武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東豫州刺

史與後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
恤蠻左為人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贈洛州刺史
康愈字永吉濟陰乘氏人也祖壽興沮渠氏庫部郎父
生再為濟南太守有政績獻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
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時三齊始附人懷苟
且蒱博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卒於
淮陽太守追贈兖州刺史愈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彭
城王勰召為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

從者上岸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悆覺即停船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初為真定公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絃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直少有令問悆欲其善終故以諷焉後隨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悆獨不取子直强之終不從孝莊為御史中尉悆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彧軍時梁遣其

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或云欲歸款衆議謂不然悆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邉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胡龍牙竝總强兵内外嚴固悆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為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来狀悆曰我為臨淮王所使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悆被執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虚實宜遣左右為元畧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畧身

在一深室託為患狀呼使户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
武追還綜又遣腹心人梁話迎悆密語意狀令善酬答
引悆詣龍牙所龍牙語悆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
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悆曰
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可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
當如卿言復詣景儁住所停悆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
久有綜軍主姜桃來與悆言謂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
城歸梁梁王待物有道乃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吳之分

野君何不歸梁國悆答曰法僧𫝊僕之流而梁納之無
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
而尅之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
乃引入見景儁景儁良久謂曰卿不為刺客也答曰今
者為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為設食悆強
飲多食向敵數人徵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哉乃引向
元略所一人引入户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悆
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問卿事晚

来患動不獲相見悆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最景儁司馬楊膘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悆陳士馬之盛尋而與梁話盟契訖未旬綜降詔封悆定陶縣子除員外散騎常侍永安中為右將軍給事黄門侍郎進爵為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賔加於疇昔而自無屋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人吕文欣殺刺史元大賔南引梁人詔悆以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為六州大

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愈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拔勝等拒尒朱仲遠軍敗還京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滎陽人鄭滎業反圍州城城降滎業送愈於關西

張燿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也仕魏累遷步兵校尉永寧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燿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後為別將以軍功封長平男歷岐東荆州刺史天平初還鄴草創右僕射高

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毁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専委受納則恐財木耗損有闕經構燿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輙舉為大將詔從之燿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加衛大將軍宮殿成除東徐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懿劉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幹腰帶十圍鬚髯甚美初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為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帝謂黄門郎邢巒曰道斌是行便異儕流

矣宣武即位遷謁者僕射後歷恒農太守岐州刺史所在有清貞稱卒於州謚曰康道斌在恒農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復立道斌形於孔像之西而拜謁焉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為宣武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為賊鏁禁送江東梁領軍呂僧珍甓與紹言使相器重梁武聞之使勞紹云忠臣孝子

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乃引見之謂曰戰爭多年人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欲與魏朝通好卿宜備申此意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及紹還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後除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人情蕭寶夤反於長安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答此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

速行以拒寶夤功賞新蔡縣男尒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啓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岳後携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黄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岳死周文帝亦重之及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與少年游聚不自拘持頗類失性孝武崩周文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吕思禮辭憕作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沖不許周

文曰為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為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不當如此也及登祚方任用之而紹議論朝廷賜死絲嗣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舉秀才中尉王顯召為檢校御史遷殿中御史司徒江陽王繼名為記室參軍遂為元乂所知乂執朝政引為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頗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家素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時人歎尚之太保

崔光臨薨薦元興爲侍讀尚書賈思伯爲侍講授孝明杜氏春秋元興常爲摘句儒者榮之乂既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爲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普泰初爲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齊州刺史元興世寒因元乂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時有濟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除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

論曰孫紹關左之士又能指論時務張普惠明達典故強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成淹范紹劉桃符鹿悆張熠劉道斌董紹馮元興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茍曰非才亦何能致於此也

北史卷四十六

北史卷四十六考證

孫紹傳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奄監本訛淹今改正

張普惠傳北海王顥○顥監本誤願今改從南本

周官上公九命○官監本訛宮今改正

成淹傳賜淹龍廐上馬一疋并鞍勒宛具○宛魏書作完

庶念傳安豐臨淮○豐監本訛封今改從魏書

董紹傳岳後儁紹於高平牧馬○儁魏書作携

北史卷四十六考證

北史卷四十七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五

袁翻 弟躍 子聿脩 躍 景　陽尼 從孫固 固子休之 固從兄藻 藻子斐 固從弟元　賈思伯　祖瑩 子珽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隨文秀入魏而大將軍劉昶言是其外祖淑近

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為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陵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入東觀為徐紇所薦李彪別兼著作佐郎參史事後拜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録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彪律博士侯堅固書侍御史高綽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竝在議限又詔太師彭

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王愉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豫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脩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按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蓋唐虞以上事難該悉夏殷以降校可知之按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像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則無九

室之證既而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有僭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有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

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竝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趾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

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鑽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竝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𢆯為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既秉乾統歴得一御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横義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来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求皆允怗繕脩草創以意良多事移化變存者無幾理尚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

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非一良以永法為難數改為易何為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輙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後議選邉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邉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實賴温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為美談今古以為盛德自皇上以叡

明纂御風清化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即序連城革面比屋歸仁縣車斂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埸統戍階當即用或逢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人溫卹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遇強敵

即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高山或芸草平陸販貨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埸頻年已來甲冑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為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

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駕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脩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賫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

捍禦貪惏日富經畧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章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偽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廷尉少卿頗有不平之論為靈太后所責出為陽平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神龜末遷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安置之計翻表曰今蠕蠕內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

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為資陵奪為業而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燉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

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人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可輙陳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凉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来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為重戍鎮防西北雖外為置蠕蠕之聲内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

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即是我之外藩高車之勍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姧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河奪我嶮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已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求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燉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閲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

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徼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為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似加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内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遷齊州刺史無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黄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竝

掌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為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寳夤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為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上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内有求進之心識者怪之於是加撫軍將軍明帝靈太后曾宴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為盡之侍坐者莫不羨仰翻名位俱重

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奬拔排抑後進
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河陰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
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嫡子寶
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事翻弟躍
躍字景騰博學儁才性不矯俗篤文友翻每謂人曰躍
可謂我家千里駒也歴位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
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
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

頗不盡禮躍為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
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為懌所愛賞懌之文
表多出於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
世無子兄翻以子聿脩繼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
性深沉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丈人尚書崔休
深所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天
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大有聲績遠近

稱之累遷司徒左長史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録事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三十萬娉太原王乂女為妻而王氏以先納陸孔文禮娉為定聿脩為首寮又國之司憲知而不劾免中丞尋遷秘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三禮出為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久無例莫不榮之為政清靖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及還都人庶道俗追列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

連競欲遠送時既盛暑恐其勞敝往往爲之駐馬隨舉
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去還後州人鄭播宗等七百餘
人請爲立碑斂縑布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爲文
以記功德勅許之尋除都官尚書聿脩少年平和温潤
素流之中最爲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
待許其風鑒在郎署之日時趙彦深爲水部郎中同在
一院因成交友彦深後重被沙汰停私門生藜藿聿脩
猶以故情音問来往彦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才無媿

蓋亦由彦深接引為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姻相尋聿脩常非笑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為地勢然也素品孤官頗有怨讟然在官亷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饋初聿脩為尚書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脩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脩為清郎大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兖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送白

紬為信聿脩不受與邢卲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
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卲亦欣然領解
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
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衰道喪若違
忤要勢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入
周位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
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尚書東京廢入朝除都官
尚書二年出為熊州刺史卒子知禮大業初卒於太子

內舍人躍弟颺卒於豫州冠軍府司馬颺弟昇位正員郎颺死後昇通其妻翻恚為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也累世仕於慕容氏尼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及改中書學為國子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沖等以尼碩學舉為國子祭酒後兼幽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尼

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溪當聞來牒出為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為中正時受鄉人貨免官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曽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家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撰為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承慶從弟固

固字敬安性倜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劒客弗事生産

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意志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孝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累遷書侍御史多所劾奏宣武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强幹弱枝以立萬世之

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飡孜孜萬機躬
勤庶政使人無謗讟之響省徭役薄賦斂脩學宮遵舊
章貴農桑賤工賈絶談虚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
以救饑寒之苦然後備器械脩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
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豈不茂哉初帝委任羣下不甚
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
又咸陽王禧等竝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疎薄而王畿
人庶勞敝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

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宣武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卿以為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歟顯大不悅以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遂闔門

自守著演賾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巧佞巧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為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蠆毒何厚兮巧巧佞佞一何工矣司間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𠴲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責焉攻人之惡君子耻焉汝何人斯譖毁日繁子實無罪何騁汝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矣泛泛遊鳧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

愚維余小子未明兹理毀與行俱言與釁起我其懲矣
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己彼諂諛兮人之蠧兮刺
促昔粟罔顧耻辱以求媚兮邪干側入如恐弗及以自
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
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
不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
佞其音籧篨戚施邪媚是欽既詭且妬以通其心是信
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習習宰嚭營營無

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世同力江充趙高
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僭爽其德豈
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
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疾凡百君
子宜其慎矣覆車其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
反是不思維塵及矣明帝即位除尚書考功郎奏諸秀
孝考中第者聽叙自固始大軍征硤石敕為僕射李平
行臺七兵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

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後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固上疏諫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為舉得其人除洛陽令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疾杖而能起練禫之後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不奏懌之遇害元乂執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寮吏莫不慮禍隱避不出固以嘗被辟命遂獨

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欒
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為太尉選
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撾撻固以前為元卿雖離國猶上
疏切諫事在悅傳後悅辟固為從事中郎不就京兆王
繼為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府解除前軍將軍
又典科揚州勲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
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勲更相表崇雖貴盛固據
理不撓談者稱焉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固

剛直雅正不畏强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没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為其棺斂初固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勅諸子一遵先制五子長子休之

休之字子烈儁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人為之語曰能賦能詩陽休之初為州主簿孝昌中杜洛周陷薊城休之與宗室南奔章武轉至青州葛榮寇亂河北流人多湊青州休之知將有變請其族叔伯彥等潛歸京師避之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别去俄而葛榮邢杲作亂伯

彥等咸為土人所殺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免
莊帝立累遷太尉記室參軍李神儁監起居注啓休之
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伯河間邢子才俱入撰次普
泰中為太保長孫承業府屬尋敕與魏收李同軌等修
國史後行臺賀拔勝經略樊沔請為南道軍司俄而魏
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齊神武亦啓
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勝至江南休之聞
神武推奉靜帝乃白勝啓梁武求還文襄以為大行臺

郎中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問休之曰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大王字河洛伊為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有關右神武曰世人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録荆州軍功封新泰縣伯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先是中書專主綸誥魏宣武已來事移門下至是發詔依舊任遇甚顯時魏收為散騎常侍領兼侍郎與休之參掌詔命世論以為中興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

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懐屬書而盈把
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神武禁止會赦不問歷尚
食典御太子中庶子給事黄門侍郎中軍將軍幽州大
中正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文宣為相國齊
王時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為人心未一且還并
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之性踈放使還遂説其事鄴中
悉知後高德正以聞文宣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
常侍監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脱誤左遷驍騎將軍積

其前事也文宣郊天百寮咸從休之衣兩襠甲手持白棓時魏收為中書令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為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夷曠以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封始平縣男後除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代為定州長史帶中山太守竝立制監臨之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食有者即數錢酬之休之常以為非及至郡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為其失仁義今

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夙心直是處世難爾在郡
三年再致甘露之瑞文宣崩徵休之至晉陽經紀喪禮
與魏收俱至尚書令楊遵彦與休之等欵狎相遇中書
省言及喪事收掩淚失聲休之嚬眉而已他日遵彦謂
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曰
天保之世魏侯時遇甚深鄙夫以衆人見待倿哀詐泣
實非本懷皇建初兼度支尚書昭帝留心政道訪以政
術休之荅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人患為政教之

先帝深納之大寧中歷都官七兵祠部三尚書河清三年出為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為光禄卿監國史尋除吏部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前國子助教熊安生當時碩儒因喪解職久而不見調休之引為國子博士儒者以此歸之簡率不樂煩職典選稍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真是樊籠矣武成崩後頻乞就閒武平初除中書監尚書右僕射三年加位特進與朝士撰聖

壽堂御覽六年正除尚書左僕射領中書監休之早得才名為人物所傾服外如踈放内實謹厚少年頗以峻急為累晚節以通美見稱重矜期好遊賞太常卿盧元明人地華重罕所交接非一時名士不得與之遊休之始為行臺郎便坦然投分文酒會同相得甚款鄉曲人士莫不企羨焉太子中庶子平原明少遐風流名士也梁亡奔鄴昔因通聘與休之同遊及少遐卒其妻窮敝休之經紀振恤恩分甚厚尚書僕射崔暹為文襄所親

任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子達拏幼而聰敏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時梁國通和聘使在館暹持達拏數首詩示諸朝士有才學者又欲示梁客餘人畏暹皆隨宜應對休之獨正言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以示遠人其方直如此元景每云當今直諫陽子烈其有焉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令其子辟强預修御覽書及珽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隙及鄧長顒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

居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時論
貶焉魏收監史之日立神武本紀取平西胡之歲為齊
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志上表論之及收還朝勑
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為限斷魏收存日猶
兩議未決收死便諷動內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
謂人云我已三為中書監用此何為隆化還鄴舉朝多
有還授封休之燕郡王乃謂所親曰我非蠻奴何忽此
授凡此諸事為識者所譏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

不華靡亦為典正魏收在日深為收所輕魏殂後以先

達見推位望雖髙虛懷接物為搢紳所愛重周武帝平

齊與吏部尚書袁聿脩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脩

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祕書監源宗散騎

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兼給事黄門侍郎李

孝貞給事黄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黄門侍郎顔之推通

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

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

源王部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尋除開府儀同依例封臨澤縣男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所著文集四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竝行於世初休之在洛將仕夜夢見黄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趺爲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呪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

鄴城東南者其夢竟驗云子辟彊字君大性踈脫又無
藝休之亦引入文林館為時人所嗤鄙武平末為尚書
水部郎中休之弟綝之天平中入關次俊之位兼通直
常侍聘陳副尚書郎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
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
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
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
館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固從兄

藻

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位中書博士詒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賜爵魏昌男累遷瀛州安東府長史以年老歸家為賊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幽州刺史子斐

斐字叔鸞魏孝莊時於西兗州督護流人有功賜爵方城伯歷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舊故

欲名斐至宅三致書斐不答梁人曰羊来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武帝又親謂斐曰侶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還除廷尉少卿石齊河溢橋壞斐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潬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壑以為公家苑囿斐書答以國步始康人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人隱不從天保中除都水使者詔斐監築長城累遷

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拜儀同三司卒贈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曰簡子師孝中書舍人固從弟昭

昭字元景學涉史傳尤閑案牘為齊文襄府墨曹參軍甚見親委與陳元康崔暹等參謀機密及崔㥄為崔暹所告元景劾成其獄賴邢子才證白以免時以元景為告而順旨初文襄擇日將受魏禪令元景等定儀注草詔册并授官未畢而文襄殂霸府天保初除給事黄門侍郎後以風氣彌留不堪近侍出除青州髙陽内史卒

於郡文集十卷子靜立性淳孝操履清方美詞令善尺
牘仕齊位三公郎中隋開皇初州主簿
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
元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自奉朝請累遷
中書侍郎頗為孝文所知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
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為後殿澄以其儒者
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虚談今於軍
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累

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昭帝時拜涼州刺史思伯以邊遠不願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因舍人徐紇言乞得停後除廷尉卿自以儒素為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案周禮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

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
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
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
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
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
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
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
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爾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

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毁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毁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圜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黄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

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
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邕之論非為通典九
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
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其孝經援
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謂同考
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願
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
安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来疑議難可準信鄭玄

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矣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説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

議後為都官尚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為侍讀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曽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言思伯與元興同事大相友昵元興時為元乂所寵論者譏其趨勢云卒贈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貞子彦始武定中淮揚太守思伯弟思

同字仕明少勵志行雅好經史與兄思伯年少時俱為
鄉里所重累遷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元
顥之亂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竝不降莊帝還宫封
營陵縣男後與國子祭酒韓子熙竝為侍講授靜帝杜
氏春秋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卒贈尚書
右僕射司徒公謚曰文獻初思同為青州别駕清河崔
光韶先為中從事自恃資地耻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
便去職州里人物為思同恨之及光韶亡遺誡子姪不

聽求贈思同遂表謚光韶操業特蒙贈謚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駮冀隆乖錯者一十餘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竟未能裁正

祖瑩字元珍范陽遒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為平原太守道武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并州刺

史祖巖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為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鉅鹿太守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牕户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内外親屬呼為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

瑩夜讀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孝文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為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帝顧謂勰曰蕭𩔰以王元長為子良法曹今為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勅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為之語曰

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中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為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座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

吴子所屈為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舉為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户郎李崇為都督北討引瑩為長史坐截没軍資除名未幾為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勑召瑩與黄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為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黄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為殿中尚書莊帝還宫坐為顥作詔罪狀

介朱榮免官後除祕書監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歷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會介朱兆入焚燒樂署鍾石管弦略無存者勅瑩與録尚書事長孫承業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遷車騎大將軍及孝武登阼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鄴齊神武因召瑩議之以功進爵為伯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盖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為已用而

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其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子珽襲

珽字孝徵神情機警詞藻遒逸少馳令譽為當世所推起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為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為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製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齊神武聞之時文宣為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為僚類所賞時

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為時人傳詠珽性踈率不能廉慎守道倉曹雖云州局及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産又自解彈琵琶能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儛為娱游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為聲色之游諸人甞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嫗擲樗蒱賭之以為戲樂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儁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

靜帝故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猷妻赴席與諸人
遞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
不負身已文宣罷州珽例應隨府規為倉局之間致請
於陳元康元康為白由是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
事攝典籤陸子先為畫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出倉
粟十車為僚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署歸罪子
先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
孝徵所為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

酒遂藏銅疊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為深耻所乗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奸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於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騮駒奸耳順尚稱娘子于時諠然傳之後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叵羅竇太令飲酒者皆脱帽於珽髻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後為祕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

不須也珽以遍略數帙質錢樗蒱文襄杖之四十又與
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
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略
景畧疑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
檢珽即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剋其穀
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
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絶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
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

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叢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為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挺唯與祖喜二挺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懐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諶季璩等叔諶以語楊愔愔嚬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而諂取教判并盜官遍

畧一部時又除珽祕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皆
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闕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
録珽付禁勿令越逃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受
命便爾私逃黄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
犯驚竄是常但宣一命向祕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
三部仰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
掩取珽果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
尉據犯枉法處絞刑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

寛其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名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懐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隂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帝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技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敕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遷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為割藏免官文宣每見之常呼為賊文宣崩普選勞舊除為章武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

官授著作郎數上密啟為孝貽所忿敕中書門下三省斷珽奏事珽善為胡桃油以塗畫為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是為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為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南使入聘為申勞使尋為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

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祇奉武成於天保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為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為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

君且微說令主上相解珽當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草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黄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彦深侍中左僕射元文遥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

不敢通其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毀之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遥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内外交通共為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歌謡若為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為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

宮手帝益怒以刀鐶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
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爲陛
下合金丹遂少獲寛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
知如何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爲項羽邪珽曰項
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爾項羽布衣率烏合
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謂
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增縱擬張良亦不能及
張良身傅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外

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為太上子居宸宸於己及子俱保休祚蕞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挺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挺雖為流囚常與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為深阬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

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遺陸媪弟悉達書曰趙彦深心腹陰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為謀主故棄除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媪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實由祖孝徵又有大功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竒畧出人緩急真可凴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帝從之入為銀青光禄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

仍說陸媼出彦深以珽為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琅邪王其計既行漸被任遇又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媼為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為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已来無有也太姬亦稱珽為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事脩築陸媼自往案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遥見竊駡云多事乞索小人

欲作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恒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他國家事又珽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槲樹舉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盲老公是臣自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

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啓告光反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媪求為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述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吕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并云與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顔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遂除

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畧南營州録事參軍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内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侍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来政體隳壞珽推崇髙望官人稱職内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

竝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為致安之方陸媼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媼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陸媼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日以益踈

又諸宦者更共譖毁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爲善人故舉之此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敕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分疏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栢閤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復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

公直為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靖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莫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夜珽忽令大叫鼓譟聒天賊衆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録事衆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賊先聞其盲謂為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珽且守且戰十餘日賊竟奔走城

卒保全卒於州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諳雜藝位兼通直
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珽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
彥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
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為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為記室
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為王世充所殺珽弟孝隱
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機警有口辯兼解音
律魏末為兼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
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

之徒並降階攝職吏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
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為時所重大
寧中以經學為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珽
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為奏官茂
乃逃去珽族弟崇儒涉學有辭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
位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為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
終宕州長史
論曰袁翻弟兄可為一時才秀聿脩行業亦乃不殞家

風景文學義見稱敬安正情自立休之加以潔思可謂
載德者焉思伯經明行脩乃惟門素祖瑩幹能藝用實
曰時良孝徵儁才雖多適足敗國叔鸞器懷清峻元景
才幹知名並匡佐齊初一時推重美矣哉

北史卷四十七

北史卷四十七考證

袁翻傳籍獸以自給○籍一本作藉

聿脩傳出為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鄉監本訛卿今改正

楊固傳集寮屬饗燕○饗監本訛響今改從南本

巧巧佞佞一何工矣○巧巧佞佞南本作巧佞巧佞

休之傳先是中書專主綸誥○誥監本作言今從南本

少年頗以峻急為累○監本缺少字今從閣本增入

我非蠻奴何忽此授○監本脫蠻字今從閣本增入

賈思伯傳乎言之以明其制同也○乎監本訛牙今改正

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于其中○教學監本訛學教今從蔡邕本文改正

公令貴重寧能不驕○貴監本訛責今改從南本

祖瑩傳幾為吴子所屈○吴監本訛矣今改正

珽傳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如何○增監本作曾今

改從閣本
刺史李祖勲遇之甚厚○祖監本作相今改從南本
珽自分疏○疏監本訛踈今改正

北史卷四十七考證